





新刻開基翰林評選歷朝捷錄總要卷之二

○晉朝

晉帝歌
○中朝武
惠止懷愍
○江左元
明迄成康
○穆哀相
繼傳帝奕
○簡文孝
武安恭亡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 孝武 安帝 恭帝

兩晉共十五帝合一百一十五年中朝五十二年東晉一百三年

兩晉總論

○顧涇陽評作吏者類多綺語則事悔刊而為能微顯闢幽是篇具文古其事核其章法

○武帝

李九我云
曾子嘗言
出乎爾者
友乎爾者
也曹氏父
子拔制漢
天子以奪
之萬世不
拔之業誰
知又遭司
馬父子把
握朝權而
又攘之焉
天道好還
可不畏哉
上天作君

展素燎上悉在吾人目中矣豈

司馬懿之仕魏也謀無再計此論司馬之云乎又豈曰無華云乎斷晉之興始於

再計無氣作溫涼古文言成否潤視大言守論之手秉魁

柄斷加以子如狼昭孫如虎昭子炎○北齊史染指

曹昂左傳鄭公子垂涎三世而國家大政視為私物

皆其要地以遂逆謀昭廢其主芳而炎遂享皇極焉

炎受魏主禪是謂晉武帝○事捷於百王功烈於三

初學記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事捷於百王功烈於三

代豈無所以為之者耶于寶晉論云晉之興也事捷

長安
諸子

以救民為
急務武帝
肯與迺能
顯奢崇儉
總一海內
使天下莫
不遂其樂
生之心是
亦庶幾可
與有為之
君也

孫氏奉土變呻為謠柳文去亂即仁風遐揚晉文選大
仁風遐揚為孫至有天下無窮人之謔于實晉論故
無窮人當三國下戈爛熳之餘而能通前代之不通
服前王之不服晉武帝記論蓋亦一小康也然孫皓之
座方設帝謂皓曰設此而怠荒之氣隨形志怠於幸
天下之既一一詔曰今天下為不可棄州郡之備永誠于
治而棄州郡之備恣羊車之侈樂帝既平吳掖庭始將萬而
釀三楊之專楊駿球濟用事親賢遠出海隅去齊王
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官錢盡入私室
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其始矣乎
時賣官得錢入私門迹其所為特桓靈之主耳帝問

張瀛海云
上房明作
則下饒風
教晉帝百
度廢弛曰
天下士人
皆駭然于
禮法之外
而清淡廢
事不至干
滅亡不已

曰朕可方漢之是時竹林曠達之賢嵇康阮籍
何帝曰桓靈皆傲睨萬物嘉之際清言者
林七負皆傲睨萬物嘉之際清言者
一無用情念肆志竹窓一無用情棄禮法如土梗
視義理如桎梏源流至論以風流相尚以虛無為宗
夷狄亂華之禍豈非而風俗日以頽敝其最為失策
清談廢事之咎與非
者雜夷之種茹血食腥本非人品任孝恭顧乃處以
內地而江統江統以戎狄亂郭欽之義不行郭欽上
郡雜胡於邊地○吳養心曰觀郭是種荆棘於良田
致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禍
養虺蛇於室內也段熲上是以日食三朝七年八月
胡皆天垂大異災變狎至負按綱目太廟殿陷星史不
日食

○惠帝

書曰北雞之晨惟家之索詩曰哲婦傾城晉惠以弱之主而有犇悍之賈后當國村主母滅薦紳以召八王兵變其為村碩不慘與而有國者試當戒女色

絕書開創大業而未得經國遠猷何穎叔已窺其僅及身而不可久矣何曾曰主上開創大業未嘗問經國遠猷非貽厥孫謀之道及身而

已惠帝孱弱嗣位南風烈烈賈氏各南風烈烈吹黃少悍

北鳴晨賈氏弑楊太后殺太子適口張駿千預國政

小學國國不以致毒流薦同紳太保權等濁汚宸極

可使預政日甚雖金墉正法趙王倫殺賈而帝位傾

賈氏遜帝稱皇帝八王樹兵倫顯自相魚肉後祖

移倫自稱皇帝古曰亞婦破家又曰鹿色藏

爭權自相魚肉於斯驗之帝於此時東則東西則

劍藏劔厚味暗毒帝於長安○發明欲東

西若一木偶人帝於長安

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為而皇后羊太子之屢遭廢

主特一木偶人而已而皇后羊太子

立曾不能庇之焉後羊后謂劉曜曰彼貴為帝王有

司馬家兒誠亡國之暗夫也如司馬家兒曰陛下開

基之聖主彼亡國以若人而繼此座初衛權曰陛下開

了家事乎子恐不陛下家事食斃身斃越鳩太弟

嗣立帝聽政考經庶幾復見武帝之世帝聽政考經

日復見武而五湖乘之也居主黨符氏也居臨

姚戈仲養也星羅碁布會元割裂土宇文

容鹿鮮甲也昌黎星羅碁布會元割裂土宇

○懷帝

李九我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帝不能徙戎狄于境外遂使懷愍念家一囚首于洛陽一行酒于翟庭而堂人皇晉血染腥

而東欲西而西莫適為而皇后羊太子之屢遭廢

主特一木偶人而已而皇后羊太子

立曾不能庇之焉後羊后謂劉曜曰彼貴為帝王有

司馬家兒誠亡國之暗夫也如司馬家兒曰陛下開

基之聖主彼亡國以若人而繼此座初衛權曰陛下開

了家事乎子恐不陛下家事食斃身斃越鳩太弟

嗣立帝聽政考經庶幾復見武帝之世帝聽政考經

勝故以者
不咎其子
孫微弱而
深咎武帝
為謀之不
遠也

○敗心帝

司馬懿父
子劫勒曹
氏璽自擬
子孫百世

名於奔播之後晉論愍帝奔播之事多草創鯨鯢未
掃梓宮未迎詔曰今當備除而長安戎馬聲嘶已繼
懷帝而行酒霍庭矣帝備使着青衣行酒腥流穢漲
神州陸沉後桓温公曰神州荆棘銅駝初索靖指洛
會見汝在荆棘中矣江河頃異有周顛曰舉目而七帝之數已終
魏明帝時張掖郡實石負圖有石馬後之誰哀此皇晉能不
痛心在耶劉琨詩曰哀我琅邪以牛吏子初恭王妃
金而初以懷帝之命來屏建業適承帝之進位晉王
為白板天子劉暉石勒謂晉為白是謂東晉以江沱
之杯水沃強虜之車薪外皇皇一鼎同沸待問會

○元帝

司馬懿父
子劫勒曹
氏璽自擬
子孫百世

記意
中微琅邪南渡
以江沱之云云幸而不

謝顧彥先恭賀彥先恭
粲聰太以贖天子要郭默侵漢河東揚言而滌碧
嵩清洛之垢者襟嵩世洛陽實於帝是賴惜其化龍之
後先是童謠五馬浮且安東南不愆日漱國語注愆
也迄不聞有勤王之舉劉屏山晉論懷愍蒙塵而王
與馬共天下特王敦弟布列顯要時人致賊臣逆

沈三洲云
一國以一
人與晉元
有愛勤場
房之士如
北其衆而

子王敦及導曰賊臣王敦弟布列顯要時人致賊臣逆
犯順圖初無慷慨謀臣子何代抗旌犯順王彬數
為不執初無慷慨謀臣子何代抗旌犯順王彬數
左蓋有自為封疆之臣子何代抗旌犯順王彬數
而無嫌疑謀國之臣子何代抗旌犯順王彬數
故雖有運覽之士行陶侃曰吾

竟不能出
津都入中
原以取尺
寸舊基無
乃資者若
是乎無益
于國與吾
知必其人
貧其行非
未必資也

○明帝
○成帝
音人所云

方致少中原通
優游恐不堪事
如大江寄命之茂弘
石劉琨曰吾枕戈
名之若思伯仁
曰當戮力王室
之咫尺陳止齋
非明斷不足
采子曰元帝典
大慈可謂明主
而享國日短誠
可憐
○明帝奮發剛斷躬殄
成帝之立主幼
歲時艱創業

老成人乃
匡家楨幹
更亮以一
少不更事
之人徒時
元舅而把
握晉柄激
成蘇峻之
村馴至時
事一發不
可為此其
寸斬猶不
足以償罪
者也

○哀帝
○穆帝
○康帝

尚淺而元舅
亮年少
國既乎曰江東
幼時艱亮亮年
少德信未
作矣將激成蘇
峻狼子野心之
變漸云蘇峻狼
子野
基下云我欲反
豈得活耶我寧
山頭逐反橫挑
強賊明胎變
頭望廷尉不能
廷尉卓山頭逐
反橫挑強賊明
胎變
稔禍王鶴林憂
及國母使宗廟
宮室盡為灰燼
蘇文蘇峻之亂
宗廟宮室盡為
灰燼
類聚○峻使宗
廟宮室盡為灰
燼蘇文蘇峻之
亂宗廟宮室盡
為灰燼
兵犯關○峻使
宗廟宮室盡為
灰燼蘇文蘇峻
之亂宗廟宮室
盡為灰燼
雖投崑山海峻
及亮泥首謝罪
誅其兄弟不足
以謝
天下也臨川新
語蘇峻作亂稟
由諸乃不能投
閒置
散文正憲肅刑
而復德之內劇
心膺外總兵權
亮表
臣之才兼如此
之盛而使之內
劇心膺外總兵
權亮表
齊外總兵權以
此之盛而使之
內劇心膺外總
兵權亮表
之汚王導遇西
北風未育
何以使幸災好
逞者

○帝奕

吾聞立少

國是之時

必得伊周

之佐庶幾

有濟晉亂

已不可支

而僅一無

用之嚴浩

居內強橫

之桓溫在

外此則內

外將相皆

非任事之

臣晉之敗

亡從茲決

矣

○簡文

知所檢耶康帝得年不永穆帝襁褓登基殷深源若負

管葛之浮譽而居中源不起當如營生何桓元子

握方方叔邵當作也也之重任而居外庾翼白溫有

智近謀遠交中子篇問桓溫曰觀長威權之更斷枋頭

頓挫遂謀廢賢恭軍起短主簿海立會稽簡文易若折枝

軍短主簿能令而廢水海立會稽簡文易若折枝

公喜能令公怒而廢水海立會稽簡文易若折枝

東海易若折枝六之叟舉動如此符堅聞桓溫

六上之叟舉動如此何以不其遺謝

真萬年乎溫堂百言遺白簡文報獻之章謝

○孝武

張少谷云孝武繼簡文之座宜當內順治而外威嚴使守在四夷可也更復無善可述致符登敢行亂向非天意未絕晉玄冲輩足應敵能何梁而不繼懷賤庭也執

運以為報獸之輩惠帝之流雖清談差勝謝安以為惠帝之

無可稱者孝武明字昌之立也符堅以投鞭斷流之衆

淮淝梁益既非吾有襄沔復為所破張南軒曰符堅

直欲以氣吞之歐文正宗昔符堅地大兵強視東京

室占通鑑註帖近危人情惟懼忠也擾憂根本者有

左衽之慮矣桓冲以根本為憂遣騎入援安却之曰

幸有安石公謝處分已定幼度輩謝玄破堅安得玄

破賊帥一隅之兵走傾國之旅江綱謝玄以一隅

武帝幸不
作符氏囚
人急宜與
三三元老
恢張晉運
以高與復
積不此之
務而竟以
酒色殞身
似此人君
則亦何益
之有

之而三十年阿堅敗在江湖五行志符堅初有童謠
欲敗時當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勅敵秦見八公山草
在江湖邊向非草木人形風鶴勅敵木聞風聲鶴唳
皆以為晉兵發明秦自有敗亡之理故雖草木人形
云鶴王師而書石謝等大敗秦兵○謝大傳贊云絲
云鶴林俊女莫整此亦安石鬼則司馬昌明為符氏
賊老奸風鶴勅敵此亦一安石則司馬昌明
之尚書僕射未可知也堅初下詔曰其以司馬昌明
奏凱方旋驕氣掬面史斷貪淫道子拱把朝權委
道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文鑑固權恃寵如
猩猩之嗜酒而好家居織兒幾撞壞矣宮關嘆曰好家居織
兒欲撞方且勸長星以杯酒而不知悟長星見帝惡
壞之耶帝溺酒色與道子杯酒縱長夜之酣飲而不知節帝溺酒色與道子

○安帝

張瀛海云
安帝以曠
暗嗣太室
而群小盈
朝盜起而
不知恤臣
替而莫能
除從此下
邪兵與天
下殆非司
馬氏家堅
卒物也

脫口寵婦肆兇帝戲謂廷小貴人曰論女年亦當昔有
之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汚彈惡斥說所以止亂黃石
書何不少鑒哉安帝即位東錄西錄時謂道子為東
五樹私門主暗臣驕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錄元頭為西錄
水僊孫恩號其黨曰長生人後敗赴桓玄奸天位為僭逆
天子桓玄殺元顯道子等而奄奄氣息昔遷江表
以枝梧按綱目註枝梧猶枝幹也草澤之間英雄崛草澤之間英雄崛
起何無忌曰草澤之間非無英雄劉毅曰所見惟
聞乎景曰今日英雄劉下張膽爭先綱獨力一呼
有誰正當是卿耳劉下張膽爭先綱獨力一呼
中興山以破賊黨桓玄馮遷殺天子之賊玄謂遷曰

王雲峯云
劉裕方秉
晉政而即
敢行威福
無所忌憚
若此非稱
亂也操盤
昔日之故
事復特踵
而蹈之也

○恭帝

天子遷曰吾殺而舊物反正傳亮作宋武帝九錫
天子之賊耳斬之而舊物反正文曰大憲折首群逆
照舊物反正吾方幸預有樹晉之功也
功奈何道民劉穆之謀穆之謂曰晉命已移
所係不侈然有改王改步之意東萊博議曰言篡天
可假人侈然有改王改步之意子之位改臣為君也
而劉裕方為國患甚於桓玄乎司馬國播奔秦未王
晉室方為國患甚於桓玄乎曰劉裕方誅桓玄輔
王室方為國患甚於桓玄乎曰劉裕方誅桓玄輔
於唇吻古文奸情散于胸如鬼如蜮猛氣橫飛而
考之綱目其自除拜加受者凡七見焉詳綱又以昌
明之後尚有二帝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而弒君復
立弒安帝恭帝方二年而典午之曆欣欣然其心禪

孟子曰殺
人之父人
亦殺其父
晉氏特起
自造之一
主薄遂至
欺孤奪寡
以篡晉祚
且又不知
逆取順守
之智于至
子孫殄絕
虜于夷奪
于牛改步
于劉又何
說焉

於劉公矣裕欲受禪傳立心具草詔使帝書之帝欣然
延將二十載今田噫嘻嘻嘻司馬氏父子兄弟暴寡
脅弱柳文底無君狐媚取天下一傳而骨肉相殘劉宣曰
寡婦狐媚以何其壯也一傳而骨肉相殘劉宣曰
骨肉相殘何其壯也一傳而骨肉相殘劉宣曰
蘇峻桓溫以至剪焉其於懷不數傳而強臣迭弄
桓玄劉裕以至剪焉其於懷不數傳而強臣迭弄
為柔斷屏氣跼蹐文揚揚困也
論至為之後者又何憊
天下已定豈其輔魏之伎
又何憊也豈其輔魏之伎
受遺輔政胥遇廢置是其
創基立本異于前代者也
訂已非創基立本之資論
開晉之弊端又失貽厥

其謨之道註見上其勢國何曾語遂絕潰而莫可收拾也

前五代 武帝 少帝 文帝 孝帝 廢帝

明帝 蒼梧 順帝

共八主合六十年

劉宋總論

○羅康洲評經以道君之善惡其間勝而史以事辭勝顧公予奪之權上下有宋八

君之善惡其間之善惡貞勝武之兇暴更文華調蒼標枝炳簡冊器無假借辭謂道法兼裕而

○武帝

李九我云

昔劉裕乘晉作之衰丁桓此見謂道法兼裕而之亂奮農故起布衣此見謂道法兼裕而

米武既以草澤細民布衣復晉室生擒數天子誅桓玄斬南燕王慕容超裁秦王姚泓○後子

特務仁義介介然於亡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既已得裕以布衣復

已此其惡裕也弑逆之罪當為天下之首惡矣君自裕始故身

○少帝沒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世八葉而六主不以壽終

○文帝終明古曰心狼敗國謂哉嗣主不綱義符居

上人身遭廢弑文帝以晉文景以

臨聽訟重民命也像寺有禁示子知節也書鑄渾儀子

大史公記史於有善者則急善之惟恐人之不淫

善之惟恐人之不淫

為善洞淵
于之帝重
民節儉數
之推恐有
所遺落此
正君子此
人為善之
心大史復
生當不道
如此予奪
張瀛海云
有為之君
必能撫攬
咸福使將
相各得其
職宋武乃
委軸于黑
衣之五手

象器也脩孔子廟嘉尚文也饒義季而示譏饑苦
錢義季戒諸子弗食皆有節色宋王田誠義恭而勉
使女曹燕有饒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以寬仁服以威加人
戶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樸尚鄉恥轉薄通朝廷清
明而天下安靜君子謂元嘉之始冠江左
矣然黑衣充位顯曰遂有黑宰相五臣秉軸
弘微時號曰五臣欲恢復河南以還舊境而萬里長
城若檀道濟者先以疑忌見殺道濟見收怒曰乃意
崔嵬不崩賴波峽岬太玄經峽足也宋獨特一遺濟而道
濟壞矣乃謀諸白面之書生宋主代魏廢之曰今欲
由濟不足憚之吳子輩魏主曰道濟死虞所謂將涉

有一敵人
氏服之極
道濟而復
以疑忌殺
之白面書
生其何能
國他日魏
人壓境而
國土丘墟
是誰之過
與

千里而殺麒麟策蹇驢者也卒之魏人壓境攻破六
州黔黎蕭條賦生靈殲裂古賦口魏人殘酷中國丘墟至
木餘春燕歸巢林本雞犬罕音而美政不終吁使
道齊若在豈使胡馬至此耶宋主曰檀道濟若
晚年溺於慈愛而不思速斷於建立之際竟使難生
慮表取笑千載但能裁弟不能裁兒太子劭有罪王
事惟宜速斷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
將謂我無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謂陛下
但能裁弟不能裁兒劉劭之逆帝自取之也國
宋主始殺弟義康故云劉劭之逆帝自取之也國

孝武
季九表云

家此禍開闢未聞家此云不沈慶之發手書與武陵

試君之動
既計而淫
出二王殺
三君反此
其不德亦
云甚矣向
侯酒色上
本之大與
梅慢狎遊
之矣致而
年不省沈
杯文之誅
爾尔反尔
他日子孫
終絕不亦
宜也

合謀討劾而兵入牙下罪人斯殲斬劾孝武即位新
未幾而殺南平殺武昌由是而義宣反於江州

宋主淫義宣諸竟陵反於廣陵下宮關逆豈可
三女懷恨而反
三休茂反於襄陽水西失骨肉狼藉朝廷隱憂古賦杜隱憂

孰非宋主之不德有以致之甚者沈涵貪石近必令
獻奉更以淫殷叔儀死上痛大興土木宮室被錦綉
補戲取之德宋主曰田神罔恣為侮慢而王劉有老愴老

慳之名時呼王為過矣田恣為侮慢而王劉有老愴老
得盧之擲顏師伯以謫俊被親宋王與拒諫而注弩
作色沈懷曰卿欲效願峻耶注刑而行哭不免主

廢帝

委倫倣姤
國乃滅亡
于業奸天
位不思作
敬作故蒸
其姑姊戮
則宗姓使
朝臣無有
生之樂父
視羨戲辱
之非假使
相中天子
不正位號
中國不胥
而美狄乎

欲殺沈愧文三厥後子孫殆盡豈亦天醜其行乎明

孝武不道淫亂繼行其諸子業繼之兇惡性生受

聖驕情興宗已知國家之禍蔡與宗曰國家此天地間未有

閨門姑新蔡公主納為謝貴嬪姊山人儉道盡與宗

盡卒德改行無可復望剪受宗姓敬宣敬淵等心

如虎狼行如禽獸以傲狼作氣勢以暴虐作威

聲詩使人邑邑宋主曰我即位未心破膽裂妙絕

大臣懷首領之愛群臣畏口舌之誅止齋入惟願生

出虎口耳前不救以為驕王以休仁為殺王戲侮

人理者困辱所父以棉為驕王以休仁為殺王戲侮

明帝

李九我云
浙天子即
位之初謂
宜天下引
領而後我
乃可也而
乃干戈交
開骨肉相
惟誰是子
助所即班
之反問何

列祖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未免為恃虐不道見註
下四心盡亡指世祖曰女大隨昇天子民間說言湘中出

王而贖天子已不及熟矣華顯見曰道路皆言法與

子業趙華林園使宮人樛相逐一人不從斬之夜夢

壽寂之湘東帝或初即位而尋陽兵起所在皆送款

承風諸郡皆起休仁之師方出宋主使休仁而子勛之

帝已稱於乎湘東太子之昭晉安世祖之穆雖云竝

可當璧蕭惠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然一淵不

兩蛟一栖不兩雄廣雅曰一洲不兩蛟一栖今社稷

有奉而復尋干戈是爭矣故綱目以討江州書之何

莫而非明
帝素無人
君之度以
壓服之耶

登琬之拒書投地欲閉端門而以亟死耶初宋主以

誠宜砥躬礪行帝河至其後荒暴日盈以無罪殺

其禘以射雉殺休佑以慮後殺休仁宋主為慮後以

和厚殺休若時以慮後殺休仁計賜休仁死

野曰太宗保字鎮於勅並同氣而使世祖孝二十

八子靡一子遺宋主殺子等十三又賜子房等十

吾聞春雨潤物自流根鳴鴉惜功愛子及室文選

根鳴鴉惜功愛子及室張士

哉此其人張士

人君所重
惜者禮義
二者不可
缺一也明
帝既討平
江州迺大
恣為凶暴
淫虐滅武
帝二十八
子致姑姊
妹保逐為
哉此其人

褚諸臣百計為之效謀固曰人謀固曰非天意為之開先哉

李九我云天道好還無一毫假借劉宋與起之君皆能奪人之國而弑人之君至于子孫亦莫不為人所奪所弑信乎有國者當勿為克

儉謂道成曰儉蒙公味時所褚淵求為齊官曾故事以吐而誰吐何陽拒之深耶褚淵求為齊官○後人嘗曰其為鯁餌舐糠之態無噍類人笑諸公至今齒冷

齊主禪位于齊王敬則啓之態別宮令出而後身願勿生天王家齊王敬則啓誓令出宋主曰欲見殺乎曰出居別宮耳當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王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而宋屋矣社既歸宋

乎註見劉氏先取司馬家如此而蕭氏之取劉也亦如此天道好還絲抄不差誠可畏夫愚故為之說曰

宋之道成**晉**之劉裕也**宋**之汝陰準**晉**之恭帝也得國同而失國均謂之**齊**宋一律可也然雖劉裕之弑帝也斥而書姓道成之弑**宋**主也削而書名何也蓋

竟克仁而庸戒夫弑逆火盜可也

道成弑逆雖亦至丹而劉裕則起於創綱目之所以權衡其間也噫吾慨夫道成之後而有蕭衍衍之後而篡弑者踵踵也謂非裕之作俑也哉

蕭齊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新安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共七主合三十四年

蕭齊總論

○鄒南臯評齊國七主獨一武帝蓋強人意若

之握權明帝之屠殺稱劇東昏之斷喪國本是皆好位之夏桀湯世之殷辛不容一後代有位者誠監其所當監以淬厲一番

高帝

張瀛海去
齊高不勞
余力而得
宋之國土
富遠于為
謀以蓄永
祚理也乃
區：篤愛
一道生之
十寫以階
他日屠戮
之慘此其
一即已虧
殺有動倫
亦餘緒耳
何足道哉

○武帝

蕭道成之仕宋也無大功於天下宋魏并曰蕭氏父
既以逆取處以王儉褚淵之謀不遺一簇文未絕一
絃戰國不陳一兵曹南不煩一戟淮南輕禪其君位
而居之故綱目於其篡也書稱書廢書徒書弑不為
之少諱而篤猶子之愛道主之子齊主愛之○交
幸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階之為禍左則當篡位之初而
伐枝之斧反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得國之後以身
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詳史欲使金土
同價齊主曰使我臨天下十其勤儉之風有足紀者

○鬱林王

兼臺山云
目之將與
必親君子
而遠小人
鬱林既以
押詐君民

世祖武帝剛毅有斷惟總大體史纂革晉宋之弊政而以
富國為先史纂外好強魏內保舊基封刃行誅玩法者
歛手故求明之世府庫克溢內外晏然雖宮室苑囿
頗好華麗南史遊宴雕綺未能頃遣史纂亦有齊之良主
也但長沙見武陵厚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
毛之諷武陵主侍宴伏地貂抄肉泮齊主曰肉汚貂
武陵王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時長沙王晃及
無寵故云而後子墮崖戚馬致感於父子之間初
罪誅以於骨肉之愛為太簡耳戒子通錄頽之推曰
骨肉之愛太孫鬱林嗣世祖而立矯情飾詐作諸
鄙戲目根遠蔓引新僉子分權故寧拒至尊敕不可

上復使金
王準志詳
小成群恣
后淫巧以
居內蕭高
之純其亦
為天下賊
教渠魁矣

○明帝
蕭鸞已居
大室而敢
盛行誅殺
死乃欲以
鉄鉞保位

違舍人齊王龍幸蔡母珍之等有司其群小之得志
何如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
矣家語始顧不能側躬登意綱目前黨裁奸而乃恣后
淫巧塊然尸位蕭鸞睥睨覘覘之心蓋自啓之耳
爵林被弑昭業昭文新安嗣之而政由鸞出鄱陽王
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澤
吻磨牙酷史傳澤吻磨牙吞噬宗孽日月之相伴動
貪夫鸞有有赤志示王洪範曰扼新安之腕以攘之
位而再行弑逆位是為明帝魏主臨江詰其廢立之
故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魏主曰齊何故廢立慶遠

耶不知我
得君道雖
不殺天下
共戴之我
共君道幾
通殺天下
天尤生一
人為與我
抗力焉不
知深恩而
使夷狄君
臣反行吠
之良可醜
矣

親近而自取之乎曰霍光亦舍親近而立宣帝惟賢
也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曰非其類也上上正可比宣
帝不亦覲顏天壤耶萬花谷豈可偷生李元觀曰江
南多好臣歲一易主魏主曰江南多好臣元凱曰江
臣百歲其鸞之謂也疑忌橫生將南則訛言之西將
術數是用香火流涕殄滅十王俾太祖世祖世宗子
孫董歆燼滅齊以高武子孫尚有十王遙光以為當
王鉉等十王太相世祖及世宗子孫流涕遂殺河東
皆盡矣口文選賦薰歆燼滅沈絕誠所謂豺狼之
性有甚無悛者矣東海王徽文豺狼子倫曰先朝昔
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昔滅劉氏今日理數固然豈
天之假手以報先兇乎齊卷繼之耳厭聞義目惡睹

○東昏侯
李九我云
命昧奸
侵奪臣國

李九我云
命昧奸
侵奪臣國

之兇惡主
卷身在高
位不知保
其命脉去
其亮盡而
反大恣淫
震昏愚絕
紀不待定
融立而已
決矣



割百姓躬
市則以一
國之主而
為此不諱
之事宜乎

仁皮曰休文
救秉袖用事
同朝勢必相
阿兄梅壽兒
讀西京而殿
諸潘妃有國
通花甚者剖
也大噴不許
躬親裨販市
屠肉滿酒
妃沾酒
耳厭開美目
足時我門
之恣橫
六貴同朝
張子奄凌
大臣趙鬼
宣公議
徐孝嗣
蕭寶融
齊主呼
漢珍為
阿父寶
江祐蕭
貴妃父
實之

○和帝

天下莫不
與兵而問
其罪也
葉臺山云
既已奪去
人之天位
即指已廢
之主安置
之一邑亦
無能為者
吾不知涪
陵既廢珍
國殺行巴
醪尤賜六
朝之君何
其好殺如
此之甚也

者二殷辛
而不書反
顯達書舉
兵而不書
反慧景書
還兵而不
書反其所
以惡之者
何深也
蕭衍乘機
以雪門恥
昔
主殺衍兄
懿上曰家
弟任雍
寶融觀變
以廢涪陵
融寶
深為朝廷
憂之至是
起兵
寶融觀變
以廢涪陵
融寶
即位千江
陵選齊王
卷為治陵
王珍國等
弒寶
自後綱目
特書齊涪
陵王子其
宜廢也
珍國等弒
寶
卷而寶融
手移社稷
是誰尸之
和帝之立
徒擁虛
器蕭雍州
衍畜養士
馬非復一
日
武經總要
關文曰
非復一
日
蕭雍州
畜養士
馬
一日
武經總
要關文
曰
以割斷其
舌乃呼道
士奏赤章
而梁王之
爵封為梁
王
自謂應天
從人
願見遠
不食辛
行曰我自
慮天從
願見遠

為子孫計而盡殺人之子孫獨不思我之子孫則子孫他人之孫他人之孫獨非子孫他人之孫也人也不務而從此之務出爾反爾無容喙矣

乃至取天下於明帝家行謂子恪等曰建武明帝塗此取亦為鍾兄弟報仇自取天而巴陵帝和巴為醇醪門取明帝家非取之卿家也進至於高帝欲為子死矣梁主使鄭伯禽以生金進至於平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明帝欲為子孫計以盡滅本宗之派而子孫復傾覆於梁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殃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壽終豈非重戒乎此耶吁子恪兄弟可以生也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蕭梁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共四主合五十六年

蕭梁總論

○張洪陽言佛乃天竺一夷人能為人所難得者

禍進而遠之君道也梁武以艱難得天下酷志同秦遂遭戾景之逼殂身併簡文亦不得其死元帝不痊仍談釋教而作虜囚傳至敬帝不能求一臂之力為之較緩噫曾不見有佛少垂一臂之力為之較緩噫後世好佛者深其明效大驗矣

○武帝

張瀛海云天下其難為之治願人君作用

蕭衍以齊之同姓准陰令整負龍行虎步之相有一

何如耳梁武帝輔人君

謂衍曰君能行虎步相不可言問其名氏忽不見○人

之度與人君之行

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中武帝為兒時能蹈空因

受齊禪乃

寶卷失政起義兵於襄陽以宰制天下王融敬異衍

受齊禪乃

受齊禪乃

能勤政黜
奢稱惠崇
文恤民視
學而天即
予之以豐
和可見性
德動天天
人稱與之
祭信不誣
矣

佛者弗也
弗為惡之
名也武帝
弑君謀國
大與上本
以傷數十
萬人命此

下必在此
及其在位勤於庶政
冬月四更即起視事
斷
此人所
郡縣之獻奉後秦仰矣
赦吉粉之代死
能代父死
慈
惠昭矣
脩孔子廟文
教崇矣
求成于魏
王遣還
俾通
兩家之好
恤民切矣
書其視學所向端矣
書行五禮
以求息民
而創制可嘉矣
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四境無事
自
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于斯者
歲豐海內無事
自江
左年踰二百未有盛于斯者
使繇是而事克有終
武帝之為君則
必可以無為天下
戮笑
無為天下
戮笑
奈何其至
此
九年九五居尊
其於自取
初學
記梁武讚
緬維梁武
敦戒業而治清
綱目盡整
痛懷安
收戒
朝談
釋

而暮言老
東萊博議
言老一曰
侯景逼臺城
莫敢支
吾宗廟
為犧牲
鑑文錦
禁為人獸
為其剪
裁
是有志於求佛
者
殊不知若欲求佛
即心是佛
梁主篡人之位
謀人之國
弑人之君
且浮山築堰
浸灌敵境
舉數十
萬衆而魚鱉之
不血馬
大學衍義
浮山築堰
浸灌敵
不血馬
是狼心也
貪心也
忍心也
噫是心而可以求佛
耶
又至其後信收守來降之
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
梁主夢中原牧守以地來降
朱異曰此字內混一朝
之兆也
及侯景願以河內十三州內附
而東魏復許
廷既有一客
初陽王欲討侯景
朱異而
東魏復許
連和
東魏高澄求通好
傳岐曰高澄何事
須和必是
又連其典

其為惡亦
以其夫則
夫敦成清
淨談釋誼
老吾恐佛
如有靈反
救其怒而
加之罰矣
胡為乎又
肯福之哉

李九我云
身為人主
而能討不
庭正叛亂
方是淨處
武帝不知
務此而願
納其通臣
又連其典

而暮言老
東萊博議
言老一曰
侯景逼臺城
莫敢支
吾宗廟
為犧牲
鑑文錦
禁為人獸
為其剪
裁
是有志於求佛
者
殊不知若欲求佛
即心是佛
梁主篡人之位
謀人之國
弑人之君
且浮山築堰
浸灌敵境
舉數十
萬衆而魚鱉之
不血馬
大學衍義
浮山築堰
浸灌敵
不血馬
是狼心也
貪心也
忍心也
噫是心而可以求佛
耶
又至其後信收守來降之
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
梁主夢中原牧守以地來降
朱異曰此字內混一朝
之兆也
及侯景願以河內十三州內附
而東魏復許
廷既有一客
初陽王欲討侯景
朱異而
東魏復許
連和
東魏高澄求通好
傳岐曰高澄何事
須和必是
又連其典

國薄心腸
之疑一生
而于戈過
蕭雷何其
而非自作
藥不可追
耶

不知戎過
亂畧而惟
荷之憂城
早知傷缺
金既何不

中異固執且貞陽字淵明曰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
和梁主許之貞陽字淵明曰至侯景夕返壽陽之舉固
吳老公之薄心腸有以速之耳初梁淵明為東魏所
梁許之景乃詐為勸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復書
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得書曰吾固知吳老公薄
心腸遂反正德梁主因以稱帝正德得罪反而強弩衝
于壽陽也初梁納侯景杜洲移檄梁朝言景屈強
城長戈指關初梁納侯景杜洲移檄梁朝言景屈強
腹心強弩衝關江黃士子荆楊人物天折霧露曰江黃
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誠見黃雀而忘深井者也
石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者也
白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者也
雀而忘深井者所不為卒之林木禍延池魚殃及
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影銷貌悴子荷荷墓城景所制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影銷貌悴子荷荷墓城景所制
口苦索密不徒使杜弼詳周弘正初弘正占國家數
淨荷之遂殂徒使杜弼詳周弘正初弘正占國家數

之身狃為
得正而整

簡文

張羸海云
侯景不過
通播臣乃
去擅其生
梁武欽簡
文殺豫章
敢行暴虐

咸獲先見之明而金甌傷缺如金甌無一傷缺拋撒
春風司空圖讀史讀相向眼前吟捨身同泰猶可贖
也梁主三捨身同泰寺捨身侯景發明捨於侯而佛
侯景并其子不可贖矣自得之而自失之梁主聞城
孫國家捨之豈意事佛求福而更得禍哉韓文梁武
得之自我失之豈意事佛求福而更得禍哉韓文梁武
事佛求福簡文嗣之運遣屯凶初學侯景自為宇宙
乃更得禍簡文嗣之運遣屯凶初學侯景自為宇宙
大將軍景自如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而倔強
不掉狼戾難馴上註見梁王於此岌岌焉身寄虎吻
身寄虎吻如坐網中綱王禕助景唱謀禕勸景弑太
危同朝露如坐網中綱王禕助景唱謀禕勸景弑太
簡文遽爾見弑於豫章王尋弑之立未幾

一無忌憚
右此足徵
梁朝君臣
無一能為

晉 侯景生視
不思挾同
氣以乘時
剪滅顧乃
一即位成
都一稱帝
江陵貪見
小利自相
殘賊向非
有示安族
之羨幸累
王于孫何
足道哉

元帝

葉臺山云
孝元斬逆
正叛此正
天下拭目
以望太平
之時碩不
知崇儒重
道仍復戎
服談玄以
不德明日
穎稽夷庭
誰共詒之

後釋而景已僭號
神位王棟諸王是時能使剖心嘗

瞻泣血枕戈
危創巨痛心惟應剖心嘗瞻泣血枕

覬覦之望絕
禮則骨肉之恩全則骨肉之恩全

積衰之蠹可起矣
柰何外難未除家禍仍構

陵方稱帝於成都
死在蜀殿枉繞節生而湘東

即位於江陵
股肱分成二體胸膺絕為異身

稷之危恥
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忽焉不知喜

戚於其心
求其引弓見志狗義殺身者

欲射侯景
惟永安侯一人而已

人而
生兒悉如紀輩何益哉

兒悉如殿下
長鯨授首

鵬殺景送尸建康
傳首江陵

鯨雖云授首襄陽
短考元既除而

起之時
顧殘忍為心以絕紀屬籍親御龍光聽講

老子
舍爾介也耿

知戒噫懲熱羨者尚吹
斃楚詞懲熱羨而尚吹

覆車而復履轍乎
竟至于謹之師

入魏而釋甲稽顙
城破身囚南風絕唱西陵可

誰共詒之

穎稽夷庭

誰共詒之

誰共詒之

連與國以
滅同氣少
知自好者
尤復耻之
蕭答但知
貪一時之
大位助魏
威宗北面
重夷此則
非惟失名
分大義且
漠然忘其
身為中國
王矣綱目
貶之所以

悲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萬里終非封禪時而文武之
道於斯盡矣梁主焚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塵飛
五嶽四海慶飛五嶽霧捲三精奄息之宗社飄搖然
將誰寄之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台國而茫無
畔岸其能國乎文壇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今蕭
啓助魏滅宗初啓附庸下西魏與魏罪彌天地又不
能恢弘遠略大殲群醜群醜恢弘遠畧而奉魏正
朔以帝江陵是為後梁吁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用德
毅之言居常快上旬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身為
士莫年壯心未已未嘗不可可謂抱難叱者久之
中國主而倪眉頰吉俯首實謂論頰於夷豈堪南面

諫之也
○敬帝
孟子曰不
嗜殺人者
能一之侯
景方授首
伯先又與
起把元帝
一子立而
廢人而立
玩弄真不
管戲兒郎
其立朝此
等之威福
安得不禪
梁而作陳
皇帝也

故綱目特書曰使稱帝又曰稱帝不成之為帝也
建康廢乎承梁正統而乃納淵明於齊復奉為帝以
智為甚至敬帝智方既廢而入立貞陽已立而又廢陳
先殺僧辯詩曰士也周極二三其德人臣立君以為
宗廟社稷主而數月之中一奪二三孰甚焉左
霸先輩置君何視之不如奕棋也左傳甯子視兵柄
居手朶頤大位厭為臣子思為一君父臣子思為君父
而禪梁之祚遂稱皇帝矣書迷者一而已雖王琳

正月建

平而禪梁之祚遂稱皇帝矣書迷者一而已雖王琳

吾聞尊美
秋之教五
倫盡廢梁
武無甚樣
德特以輕
言佛教不
數年而矣
景叛不四
傳而天位
去信乎後
人之盜不
遠惟在梁

抱忠於垂沒王琳求援于齊且謂琳永嘉不在以蕭
莊客位於齊疆齊以蕭莊一繩之力焉足以維大木
之顛哉曰大木河蕪非一繩所斷蓋嘗論之梁武非
穢德之主也武帝子孫亦無子示乘寶卷之惡者也而
侯景一納鼎命中淪篡骨肉尋戈此自亡之道也
邦家繼覆是何敗亡之易也蓋佛氏棄人倫而武帝
即位甚流禍之酷不至於人道滅則不已父子不
親兄弟不友叔姪不容華夷不辨君臣不顧三四十
年之間網常掃地矣天學術義三四十年之胡乃釋
氏之遺害也問風俗淪胥網常掃地

陳陳 武帝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共五主合二十三年

陳陳總論

○沈蛟門評予讀唐書見創業維守成維之善復

觀陳史見武帝得天下嚶太宗魏徵之善復
帝莊嚴之紀此其創下下小見而溺于蔣
繼之而失于明哲宣帝已不足齒矣文帝
後主嗣統而窮奢極帝窮位而挑兵敵境
一善可錄哉如此創乘如此其守成文武胥
失不三十餘年而祚斯夫誰曰不宜

○武帝

張瀛海云
陳武欺弱
主以撥梁
業急上備
善治乃所
止者頗不
知務人道
反禍于時

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霸先斬百辨欺弱主敬夷亮

剪亂虞寄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三四十年間遂移梁

位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汲汲蔣帝以德其私祐

帝之祀在
受之捨如
此作開也
之主後有
作者何以
現法乎

文帝

臨海

宣帝

故綱目書以示譏又未幾而捨
帝覆轍即其開國舉動要非所
崇寬簡儉素是尚秘多用瓦器
也齒陳文情紹立首封伯茂以
錄也宗之享乃封其子伯茂為始
紀書法曰可謂能重本矣謂
驚以存得用情之賢主也是時伯
遵泰伯之事而欺孤弱寡安成
初陳主以伯宗皇子太懦弱謂
事孔奐曰皇太子聖德日濟安
敢奉詔乃廢臨海而自取之是
錦雲龍雖云儉質之主而樓湖
盟百官官伯盟百官

後主

安成廢臨
海而自王
叔而以狠
俱而竊位
一君如此
施為於為
國乎何有

治世之君
廢已以肥
民開諫而
改過後主
不此之務

無故侵梁境果何為者哉叔寶素無義方之教賴叔
堅之力叔陵欲謀殺叔狼狽即位使能精心勵氣布
澤流仁古以圖自治則陳祚亦未至遽斬奈何據手
掌之地恣谿壑之險隋詔曰陳叔寶據手
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宮人有學士之稱表大捨為
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王樹被新聲南史陳張貴妃
文人有狎客之號江總玉樹被新聲南史陳張貴妃
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
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林朝朝新大抵
皆羨張貴妃孔貂蟬位座室五逞志究欲窮
貴嬪之容色貂蟬盈座室
身極娛選劫奪閭閻注見縱過非翳諫左傳而東
南王氣於斯盡矣傳粹曰陛下惡忠直若仇讐視生

以致物怪
人妖黃鼓
當寧而徒
欲為寺奴
以時之三
可滅四必
克敵人之
料信非過
料也

張羸海云

恐東南王氣
於斯而盡矣
麋鹿復遊於
姑蘇
隋章華曰今疆場日蹙
不改絃
復遊於姑蘇矣
奚待黃塵之
汚衣而後見乎
梁未童
以時之三
可滅四必
見黃塵起
黃塵汚人衣
阜策相料理
天災地孽物
怪人妖詔
屢屢告變
猶不思改絃
易張
上註見
而賣寺
為奴冀以自厭
臨平湖草
文寒忽然自開
迨至隋氏
執三可滅之詞
也大吞小一也
以有道伐無道
二也伏四
必克之勢
高頰曰江東必
可克乎薛道衡曰
克之郭
王上恭儉勤
次叔寶荒淫驕
後二也以江總
為相寫
惟事詩酒三也
我有道而大彼
無德而小四也
三十萬紙詔以
暴揚二十惡命
師東下若臨不
測擠
欲墜
擠欲墜克之必
矣而事在不疑
而猶談王氣
主後

敵入歷境
一戰則堂
出奔畜存
人皆有是
心也後主
當敵騎東
下狹與諸
臣誇天整
縱酒賦詩
此始非陳
天子也一
至愚無能
之人

曰玉氣在此
誇天聖
孔範曰長江
天塹限隔
君臣喜
彼何為者也
燕雀處堂
通鑑燕雀處
堂有以為安
窳突炎而
縱酒賦詩不
輟也虜軍飛
渡上註見
大業隨淪
網目大
雖有九江五
湖之險三吳
百越之兵一
無足恃將畧
曰彼雖恃九
江五湖之險
非德無以自
固徒而計為
背井無水天
子自隋兵入
後主曰吾擒
虎收執後隋
帝是
執淨陳國
伏隋庭願得
一官號嗟嗟
叔寶全無心
肝
後主至隋願
得一官號
雖苟活兮亦
何形顏哉
楚詞
文帝曰叔寶
全無心肝
雖苟活兮亦
何形顏哉
雖苟

又武兼脩
國勢乃張

罪重矣大矣
既不殂豆
又不干戈
表叔寶驕侈之
形顏無噫
霸先植根之
本輕也薄也
古文苑
豆文

陳君兩失
之宗社一
且絕烟火
夫何過哉

文德不足以懷遠武則其失之者乃理所宜然勢所
功不足以定亂也

必至豈隋氏之必能滅陳耶

楊隋文帝煬帝恭帝

共三帝合三十八年

楊隋總論

○顧涇陽評其失天子云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之勢因奪宇文文之位而君之復命師東下
以狠淫酷之廣主社稷畧無顧者顧乃立一
克狠淫酷之廣主社稷畧無顧者顧乃立一
亡可見不仁而得天下者斷乎未之有也
雖曰天與李氏終是
楊廣之極惡基之

文帝

兼臺山云
工者之與
自有天意

嘗觀綱目書太子贊紀妃湯氏楊堅女所以著普六茹

隋文帝方
欲有為而
即得后妃
引以執政
是非汲困
龍以勺水
從此卒得
飛騰乎
楊公既負
騎虎之勢
而諸臣又
勸以早居
大室死乃
天不欲孤
兒寡婦主
命楊氏處
王以收拾
藉耶

普六茹楊堅堅得政之始贊之殂也劉昉輩引以輔政

秉曙星之照通鑑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籍后父之勢

而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尉遲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

暴於天時人事漸歸天時人問何如曰堅固負騎虎

之勢者獨孤夫人曰騎虎由是朱彘一開燕雀駢集

源流諸臣輔楊氏者無不李穆奉慰斗于堅曰願以金帶遺

至論或以慰斗奉執威柄以慰安天下願以金帶遺

又論或以慰斗奉執威柄以慰安天下願以金帶遺

堅○天子之飾也或以應天受命勸進隋主以金帶遺

天受命性而宇文之族影滅跡絕蕩無炊烟矣明欺

孤兒以致天下奪寡婦而登神器高祖論隋噫噫世

不多竇氏女孰為救舅氏之患哉賈毅女聞周王禪

李九我云
隋文集兩
朝大統大
能躬親庶
政愛民却
叛以基中
外又安死
怪乎突厥
畏服而江
東死分王
也

救勇氏是時江左未平南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拔京
口韓擒虎拔豫章師入建鄴遂以亡陳左史斷于時江
未一帝奮其威斷銳意伐陳賀若弼拔京自是而後
口韓擒虎拔豫州遂入建鄴而亡陳矣
勤於聽政每旦視朝儉約為心隨才任官信賞必罰
制義倉倉此後始復陳境復故陳足以繁枯潤涸吳
檄文皇恩所而叛降相繼陳境十年却而不納書法弗
被繁枯潤涸而叛降相繼陳境十年却而不納書法弗
盛節也自綱自一節深為得體發明隋主以詐得國
以為來於是始見一節深為得體發明隋主以詐得國
為得故百姓繁庶中外莫安天隋皇帝乃真皇帝也
突厥沙鉢略上書曰江東分王三百年陳論而坐收
大隋皇帝真皇帝也江東分王三百年陳論而坐收
版籍遠撫長駕所駕者遠豈偶然與然目不悅詩

貴明理道
而有斷制
隋文空知
任法率干
婦人晚年
親見楊廣
之驚傲則
亦失于先
而莫可救
于後矣

書而用法益峻邊糧升以上斬一錢以上棄市愛不
全父子聽獨孤氏之言廢太子而牽制婦人獨孤
官人帝怒單騎走入山谷高頻至其晚年暗於付托
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輕天下高頻
立廣為陳夫人有更衣之拒而始信獨孤氏之誤子
太子陳夫人拒之蕭吉三千二百之地云
廣逼陳夫人拒之蕭吉三千二百之地云
得免帝曰獨孤氏我蕭吉三千二百之地云
年三千世二百退曰吾前給云蓋亦有以覘其終
三千者三十也楊廣初立而天地示象便見惡之下容于世
矣阿廢楊廣初立而天地示象便見惡之下容于世
當前星方升之日則傾亡之禍已胚胎於得位之
下地震不謀同時則傾亡之禍已胚胎於得位之
初而乃弒君父帝廣弒宣華同心帶丞之殺太子其
兄犯禮侵義文以肆其醜逆焉噫此兇果堪以承嗣

○煬帝

張瀛海云
試君丞妾
殺兄此天
下大不道
之事廣一
登位而皆
敢為之則

張瀛海云
試君丞妾
殺兄此天
下大不道
之事廣一
登位而皆
敢為之則

夫殺忠直
廢紀綱恣
荒虐與土
木此皆其
小者又何
不可為之
有

李尤我云
縱耳目之
欲而使官
樹常春長
晝不夜帝
之為樂亦
云巧矣使
其能移是
心以畚治

則有隋之
天下不世
世稽呼韓
穎而播威
八埏耶

楊夢山云
好大喜功
漢武幾平
侯國隋煬
得見西域
畫記乃奮
然窮兵遠
夷以致斃
民暴骨莫

否乎註見此果得為真兄弟否乎文帝嘗曰朕旁死
謂真兄此下細數嗣政以來猜忌忠直殺戮濫加綱紊紀弛荒
弟也

淫無度此至千瀉志皆暴張九州為爐楊誠齋策而道路
側目治洛陽又因章仇太翼之妄之衝不可久居又識云修

廣慶禽游獸閒古賦隋苑廣宮樹富剪綵之春影落
則剪綵為花葉綴之馬上奏清夜之曲清夜遊曲行幸所在有

留香草根長孫晟除草曰此根太香車馬所臨造觀風行殿
繒帛纏樹胡人曰中國亦有貧螢火徧山帝徵求螢

靡麗悖淫情放志蕩七啓周天元以好樂

而亡不為少鑒高顯曰周天元以好樂而豈知樂之
不可極耶太寶箴曰樂不遠所可復爾豈知樂之

可汗將入朝款以富樂辛虜悵而呼韓稽穎帝堯啓
誇之製艷篇造新聲辛虜悵而呼韓稽穎帝堯啓

聲播八方威振萬里蘇文煬帝使其抑鋒止銳綱目
迴霜收電文選迴霜收坐享豐亨則悠悠六合古文皆

吾故物也奈何裴矩撰西域圖記而帝雄然有泛濛
汜赴崑崙之意裴煩知帝好遠畧撰西域圖記且云

竭有限之民資皮曰休文慈以無用之沙漠
如反掌竭有限之民資親帥武旅躬

圖未獲之他衆徐妃諫太宗疏圖未獲千麾萬

可誰何主
泊劉伯道
之兵安得
而不與耶

秀兵驥武
以激群盜
蜂起此正
恐俱修省
之時也尚
尔龍舟恣
樂屢幸江

子非惡已
賈得極矣
字文化及
不斫其頭
頌其何以
快天下之
心哉

旗文披甲蒙胃綱日螻蟻人民邵康節隋詩螻蟻人民

姜耀武窮髮古賦伊吾攻疏球而臣高麗邀赤土而征鐵

勒俾衰弱填於溝壑馬文華城窟漲征魂之水萬三

千人渡齋餘二千七老幼粉於戎馬小學史斷衣冠

馬之足潼關高戰骨之山元人孤魂疏城窟漲征

由是知世即起王薄爾知世郎又作阿勇賊倡劉伯

阿勇賊所在無向遼東浪死歌作阿勇賊倡劉伯

而富強之業如葉上之露矣綱尚爾能舟恣樂造龍

餘人八萬屢幸江都帝幸江都以詩留別宮人曰暹修

心而窮人欲後李世民觀隋宮殿曰暹修作一無愁天

子北齊史民間有雖罄南山之竹决東海之波亦奚

足以窮其罪惡哉李密数帝十罪曰罄南山之竹書

普天同怨福起殿庭爾輩榮禄兼極何乃如是今日

之事孰為自邪司馬德勣曰好頭頸竟斫於宇文化

之手帝嘗研鏡自照曰而畏戶床簣為天下快斯時

也王世充專擅於東薛仁果竊據於西梁蕭銑角立

於南劉武周飛揚於北其間哮矚之群風驅熊羆之

衆霧集陸機論雲與之將帶州騰起之師陸鼠伏山

谷狐潜草野臂弓腰刃止齋論臂以盜名字者比比

皆是也宋史筆斷其餘鼠伏山曰侑李淵立為恭曰

○恭帝

陸平泉云
世王語固
基業者必

曰富国强
兵隋文與
起檀兩朝
之富提天
下之兵父
子不二傳
而遽亡可
見人君之
所恃者不
在富強而
在仁義所
畏者不在
敵兵而在
信然詎不
信哉

侗煬帝被弑留守官立之後謚恭皇帝名曰隋君而布席禮佛願自今

不復生帝王家王世充殺侗侗佈席禮佛曰惜夫楊

氏之業不為不富不為不強不為不義安二子甫二

傳宜未至淪胥以亡而煬帝縱樂一時乃不旋踵而

身殘國滅心學曰秦之二世隋之煬此何故也豈天

心厭亂富淫人以殃之左傳天始富淫人又穆而李

氏之當為天子初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固蒼蒼之默有所寄與

宋齊梁陳隋總論

○霍渭先評天地有否泰世道有治乱此一定

間出而虎暴淫虐者尤種七此雖斯世斯

錢秀峰云
天位不難
于守而難
于守五代
倏然而得
之亦倏然
而失之是
非夫道好
為此更易
也類皆昏
主暗君又
重之以荒
淫暴虐安
肯使之永
居民上乎
萬民主乎

故李氏 吳天地世

子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

班莫榮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亡也以天位

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悴變在反掌百忍失之又何

易乎蓋聞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

劫天下而不可留天下關微况勢力有所不足而以

昏主暗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

快志縱耳蕩目於億兆之上其能久汚天位乎間有

舍其尺短采其寸長鄙語云尺本所非無彼善於此

者而帝王之德未之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

程伯子嘗云九君史者一字不可放過頭公看到此地位把五代已行之失而濟之以可取之權又裂其有惡之罪以斷其後君皆踵而行之此其為之知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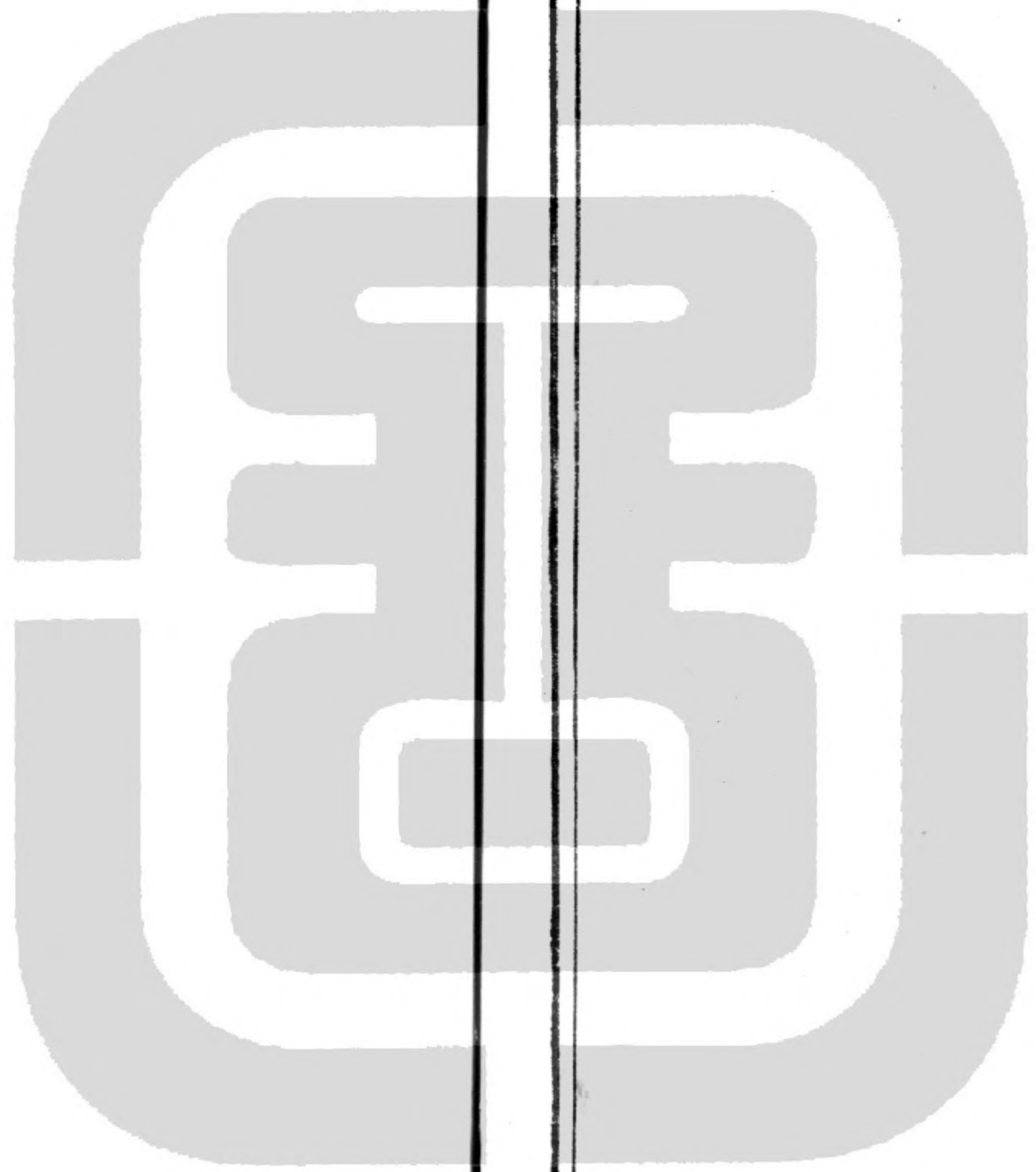
殊无少貸麟筆以來一人而已

李氏父子辨乱反正之功三百筆基於此

五代之君果有一人能行此論則天下安得有此朝更慕易

治首曰元嘉宋文而尚衰於末路又况其齷齪者乎故使梁有不納叛之極隋文則侯景可無其城之危陳有禁像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侑之事宋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剥之兇柰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鍾梁武之愚也骨肉相殘孝元效齊明之忍也殺君攘位齊明蹈劉劭之逆也君子曰與亂同道者用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用不覆數主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子肆惡於宋而東昏卷恣虐於齊者為尤悖後主極慙

於陳而煬帝侈樂於隋者為益淫蠹世殃民梯災絰也禍固桀紂之赤幟幽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於其臣子崇寧卷遠則委命於其敵陳後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灼灼驗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撰乱反正條瑕蕩穢若撥暄暉而揚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國若援斯世於濁淖中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龍論然則為五代之君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煬之富強庶乎其得之耳



Small rectangular seal or stamp located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The text within the seal is written in a highly stylized, possibly archaic or cursive script, and is oriented vertically.

